567

敬祝讀報諸君新年多福

編輯部　朱大可　陸澹盦　施濟羣　徐綠芙　范敬五　蔣劍候　張恂子　韋蘭史　俞逸芬　陸宇宙　顧恨波
廣告部　邵靜智　沈紹屿
圖畫部　沈延哲　吳天翁
發行部　施承祖　夏章山

## □民國是十八年了 （罪言）

人類不幸、生了一隻嘴巴、肚子餓的時候、要吃飯、心裏頭有了一種感想、便要說話、不幸的事情、却偏發生在吃飯與說話之間、

名爲一個國家、似乎不能不禁烟罷、然而土販燕子窠老版、是靠着鴉片烟土吃飯的、名爲二十世紀人類、該向進化的途徑上走去、似乎不能不禁娼罷、然而因爲老鴇烏龜、以及妓女本身、要吃飯的緣故、這樣雨雪霏霏的夜間、雉妓也就成爲馬路上必需的點綴品、

說話更要謹愼、說得不得其法、就難免腦袋要不能長在脖子上、連你說話的傢伙、一齊徹底解決的、此所以古人有『禍從口出』這一句成語也乎、假使你實在肚子裏有氣、甚而至於要脹破、那麽不妨請一位醫生、用幾味瀉藥、使這口氣『下達』、從另外一個門口裏出去、說話的自由、是依法應該剝奪的、

這一種人生哲學、惟有時髦的戲子揣摩得爛熟、你瞧、一下馬就請客、請的便是報界、這就彷彿給你一種暗示、說多吃飯、少說話、

民國是十八年了、難道還是多吃飯少說話嗎、自然、有世界一天、多吃飯少說話、再也顛撲不破的、除非……除非是世界破滅、

## □松江縣長撤而不去之原因 （子里草）

松江縣縣長金慶章、上海閔行人、與鈕主席有舊、初任寶山縣縣長、旋調松江、月前、有人向民政廳告發金縣長之劣跡、繆廳長初未敢深信、即親詣松江、私行調查、見各處街道汚穢、警察與人戲嬉、腐敗情形、不減曩日軍閥時代、心已弗悅、嗣至縣政府、門崗正與他人談話、且吸捲烟、絕未覺察、直入廳接室內、良久、始有一人出、展問姓氏、繆廳長示以名刺、其人愕然、繆問今日爲禮拜一、何以不做紀念週、其人愈驚駭、立卽召集闔署人員做紀念週、幷請繆廳長登台加指導、繆允之、迨禮畢、一哄而散、辦事員某、年已古稀、足微跛、竟爲諸人擠倒於地、經繆廳長扶掖而起、至是繆憮然有怒意、復會公安財政建設各局、俱無愜意之成績、財政局乃姪程貽澤君代爲管理、上期某報有署名亭林之記載、似未詳盡、有深且假與某科員作爲結婚禮堂、賀客盈門、殊失辦事嚴威之體統、翌日、繆廳長卽有將金撤任之命令、並將腐敗情形、宣布各報、惟此事尚未得鈕主席之同意、此則松江縣縣長雖見撤職之明文、而金迄未離任之原因也、

## □程霖生倦勤之眞意 （佩佩）

旅滬皖紳程霖生君、日前由吳之屛律師代表啓事報端、將所有財產、委

知其底蘊者、謂程霖生君、素以地產稱雄歷年來復於滬上經營公司廠號銀行錢莊、及其他事業、不一而足、外埠所設之商號、更指不勝屈、其總樞紐操諸程君一人、頭緒紛繁、調度籌劃、頗費心力、顧程爲人豪爽、遇事輒主公開、其手下有陽奉陰違者、因而利用時機、以投機之投機手段、朦混傾軋、置大局於不顧、蓋因各部份之握權者、每不能和衷共濟、奸宄卽緣是以生、因之程君遂將其獨資經營之衡吉錢莊、毅然請託錢業公會爲之清理、其亦正本清源之一道乎、亦卽廣告倦勤之眞意也、其他事業、聞亦有澈底整頓之說、乃姪程貽澤君、少年誠實、強幹精明、經其負責整理之後、前途事業、當更見進步、信用之益見昭著、猶其小焉者耳、

□白克路北成都路口五百五十九號再人簡捷戒烟院、發行樣品一種、純抱犧牲主義、祗收藥本一元、購者頗爲擁擠、聞該院爲維持血本起見、本埠購樣品每人至多四元、外埠六元、剪本報優待券、猶可享九折之權利云、（山）

## □兩雄除夕打華球 （寓公）

望平街有□□旅館者、一舊式之客寓也、徒以處於報館區之故、新聞檢查員乃稅駕其中、□□二字、遂漸爲人所習知、館主人有女、年及笄矣、知書識字、其父母俱有神經病、爰以度支之責、付之於女、館主人饒於資、鈔幣時復累累然、館之前室、賃諸美男子圖書館、以是時有書肆主人及廣告家之足迹、有廣告員名華球者、亦時就美男子小坐、與女遂亦有相當之友誼、時或同出購物、當此社交公開時代、固了不足異也、某日、女篋中忽失鈔幣千圓、大索不獲、人或疑女與華爲友、是戔戔者、殆由女以善意的、助華作宵火之資矣、然而女與華咸弗承、當今之世、凡事須重證據、華固冠玉少年、女亦婉好、安可以莫須有三字坐之哉、或人之言、殆神經過敏之談耳、詎除夕、華又來美男子、坐甫定、忽有糾糾者十數輩、提起毆之、華納其首於美男子寫字檯下、然自背以次、固體無完膚矣、乃蛇行以歸家中、及至、明日、華亦集打手數十人、將覓昨之毆己者而毆之、昨之毆人者、今日且爲人毆、則亦大懼、亟挽人求免、幾經磋商、乃以拉三隻檯子爲和解之條件、至元旦下午、一場風波、乃告平息、談者謂毆華者、因亦女之男友、然則今日之囂囂然但言社交公開、而不能斟酌至當、使變方化干戈爲玉帛者、可以女爲殷鑒矣、

## □野合外記 （耳食）

友有讀我野合外記而好之、更以報料貺我、爰草下篇曰、周禮、秋田爲獮、冬田爲狩、自海通以還、碧眼黃鬚者、更恃此爲休沐日唯一之消遣、每當春秋佳日、牽黃犬出東門者、乃接踵於道、有大班者、彼邦所謂闊人也、秋高氣爽、拂拭獵槍、以語其婦曰、今日將作郊行、爲卿覓晚膳佐餐之美味、婦曰、諾、妾亦將以此少暇、訪閨友話家常、於是吻而別、君向瀟湘我向秦矣、大班出門、登汽艇、鼓浪直抵離郭三十里之郊、效犬覷、作豕奔、良久、殊無所獲、行行重行行、林漸深、菁漸密、遙見草間微動、窸窣若有物、效啄木鳥之所爲、意者其惟雉乎、蓋環海上俱平原、無珍禽異獸、可供畋獵、得雉已爲雋品、大班則狂喜、又見一物、翩然出草中、疑爲雉尾、因以槍靶擬之、效晉大夫彎弓而射、鎗發、幸而中、顧此雉乃人立而哮、大班駭極、馳至草間、撥而視之、則雉也、倏而化爲二人、一男一女、乃不投野田多露、俛藉豐草爲錦茵、仰視長天如大被、方有事云云、而此二人更絕非東方野蠻之民族、而爲大班神聖之同胞、大班悚然異之、爰逼視此粲者、則固吻夊之芳澤未乾、心上之溫馨猶熱、蓋卽藉訪閨友爲名、而與大班分道揚鑣之床頭人也、顧視男子、審爲大班之友、不知其何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大班至是、進既不能、退亦不可、乃進而問細君所苦、始知鎗靈中於細君肥鵝之腿上、乃悟嚮者疑爲雉尾之匪確、大班既因行獵而發見此秘密、知非三數語所可了、則與此友分挾細君兩臂、掖之而歸、不及一月、此大班乃挈細君回國而去、遂不知所終、

## □陳其采理財妙喻 （鳳影）

江海關監督陳其采接任以來、整頓稅務、不遺餘力、陳君對於財政上確有理財經驗、往昔長浙財政廳時、適値北伐吃緊、需款孔殷、而陳氏能力籌軍餉、應付裕如、並能將省政府所欠民間款項、逐一償淸、現今浙省財政能達於鞏固地位、皆陳氏一人之力也、記者昨晤陳君、叩以理財方針、陳君云、理財無他術、不過能使其流動耳、財政猶人身血脈、流動則人體健康、停滯則多病、大胖子如胡景翼者、望之似甚魁梧也、然脂肪多而血脈少流動、致中風而死、一般皮包骨頭之瘦子、雖若癆病鬼、然能淹蹇不卽死者、卽外表雖瘦、而血脈能流動也、國家之財政若不流動、則必瘓塞無生氣、且愈理愈紊、必致如胡景翼之一命嗚呼焉、余在浙卽注意財政之流動、發行信用可靠之公債、使人民得以之抵押營業、金融一流動、則各庫充裕、自然活潑有生氣矣、惜乎國人不悟、往往喜吸收現金、阻斷流通、此其所以必遭失敗也、陳氏之語、可謂名言至理、理財家宜奉爲圭臬也、

昭子呀！作揆一個他方損〃罷

新發明最新式最經濟之方法包戒鴉片立刻斷根

# 再人簡捷戒烟院

專門醫師富戒烟常識鑒別體質施以手術決無絲毫痛苦且身心暢快可以照常辦公因藥性王道故能安渡苦海早登快樂之岸所費有限收效甚速使多年宿癮一旦淸除力避激烈猛攻之弊故精神上能極感舒適

新開幕優待券　本院開幕伊始對於病家收費格外克己持券來診特別優待前券購藥九折實收（鑽）

地址　白克路北成都路五百十九號　電話　西四九三五



## □大學教授引用之口號 （此少）

自國民黨革命成功、鐵蹄所屆、於是吾民時聞有所謂口號者矣、前此蓋未之聞也、口號云者、其辭簡而其義明、入人深而而傳佈速、乃宜傳最善之法也、如曰打倒、如曰解除、此二語、凡靑天白日旗幟之下、雖五尺之童、無不能高唱之矣、且自有打倒與解除之口號以來、於是凡有異己、無不曰打倒、凡有不悍、無不曰解除、而打倒與解除之口號、乃成社會上一時流行之口頭禪焉、吾江南恢復、已近兩年、此口號之流行、將成過去、而河北諸省、初入版圖、因此打倒與解除之聲、乃盛極一時焉、會當陽歷元旦、同社袁酒消寒、友有遊學北平某最高學府者、給假南歸、因述其學府中笑史一則、蓋男女大學教授、互相爭執、以引用口號、遂成笑柄也、錄之聊供一粲、

某最高學府、男女同學、生徒盈千、大學教授數十八、非一時名流、卽碩士博士、而中有女教授六人、皆花信年華、亦留學歸國者也、學府爲新文化與新道德策源之地、凡曰解放公開云云諸名詞、皆其創造而提倡之者、一言一行、爲全國學界所景行、故其學府中教授與生徒男女間之韻事、亦不勝縷記焉、有女教授某女士者、與某科一學生發生戀愛、好事將成、而爲男教授某博士所覺、藉故以黜學生、於是良緣中斷、而女教授莫如之何也、遂衔博士刺骨、常於會議席上、稽端辯難、聊洩舊忿、寖假而中途相値、亦斷斷齟齬、闔校乃無不知其事矣、

一日、方振鈴上課、某博士與女教授、皆挾帙赴課室、兩室適爲比隣、將次入室、兩室中男女學生百餘人、皆見影斂聲、不復戲謔呼噪、靜俟講學、乃博士與女教授、視線適交、加以白眼、女教授頓憶舊恨、遽出惡聲、博士不甘退讓、止步叱之、女教授一腔憤怒、無從發洩、忽瞥見博士寬袍博袖、簇新馬褂、乃卽景生情、藉爲啓釁之端、遽趨前而質博士曰、『爾亦知『打倒馬褂』之口號乎、』博士哂曰、『主義不同、寧能從衆、』曰、『潮流所趨、身爲大學教授之尊嚴、擧止應爲社會取則、奈何頑強若此耶、』言時、聲色俱厲、博士遂大聲叱之、是時、兩課堂男女學生、皆已圍而聚觀、哄然而笑、女教授以爲辱己、不禁老羞成怒、乃徑攫博士之馬褂而力扯之、撕成片片、扯時、猶悻悻然高呼打倒馬褂、打倒馬褂不置、博士被扯、知不可理喻、見馬褂亦已不成模樣、乃亟思所以報復之者、忽然福至心靈、思得一策、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俟女教授力扯馬褂方畢、卽俛而捉女教授之裙、雙手齊用力、向下一扯、而裙碎矣、裙碎而袴見、復捉女教授之袴、女教授不禁大愕、恚怒而罵曰、是何謂也、博士曰、『是亦有口號也、爾不聞『解除兩性間之障礙』耶、』言時、又雙手用力、向下一扯、而袴褪矣、幸有緊身小衣爲蔽、不然、圖窮而匕首見矣、扯畢、復繙言曰、『潮流所趨、身爲大學教授之尊嚴、擧止應爲社會取則、奈何頑強若此耶、』是時闔觀之男女學生、皆掩面拍手而笑、博士亦欣欣然有得色、惟女教授則經此挫辱、淚皆瑩然、深悔先扯博之士馬褂、釁由己開、咎由自取、無復面目見諸生、乃急拴衿提帶而逃、逃入自己之寢室焉、而博士則雖屬勝利、然迴顧馬褂已破、亦覺惋惜不置、而狼狽之狀、更難以入教室、遂亦退歸寢室、此一課乃不復上云、

□文學歌舞社周梅英女士

## 張秋蟲千金作孤注 （嘻嘻上人）

昔陶朱公養魚種竹、獲利倍徙、嘗三致千金而三散之、傳爲千古美談、小說家張秋蟲、比爲世界書局撰『海市鶯花』說部、獲稿潤千金、忽動雀興、糾友作方城戲、約法三章焉、百元底、么半介、日博八圈、朞月可能、若中途寒盟、勝者啣所得、負則翻本無望、並須讌客、綫是張乃殫研擲筆、日與盤龍伍、初十日、勝三百金、中十日、連輸七場、得地盡失、且負三四百金、厥後、一鼓作氣、三戰三捷、盡復失地、尚嬴百有餘金、比得其書、謂自卽日起、當努力說部、特與雀絕、特不知其囊散已久、一時能否驟收放心耳、

## □悼表 （濟公）

吾有一表、購於民國三年、乃愛而近名廠出品、質爲夾金製、徑一寸有奇、狀殊陋拙、顧報時不爽、我以是愛之、十四年來未嘗一日離諸腕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友人王君、闢室於新新旅舍新五樓八十號、速我作竹林遊、局散、已逾夜午、吸雙弓米數盞、微汗沾體、殊不愜意、乃召茶役、嚮治浴室而沐焉、褫衣既脫、解表繫於晾巾之竿、拍浮樂甚、未幾、有人投鑰而啓門者、見我方浴、亟退去、旋聞室外有應對聲、蓋他客亦欲尋沂上之樂也、時我浴已將竣、遂匆匆抹拭、披衣而走、忘取竿上之表、迫與友閒談數語、猛然憶及、急往覓之、則一人方浴、門竟未闔、推之、應手而啓、視手表已杳如矣、浴客衣袴、蛻委椅上、詢曾見表未、答言未也、提衣視之、亦無所有、友言客旣一絲不掛、表非客取無疑、役必先客入室拭抹、試召詢之、乃亦矢口弗承、嗚呼噫嘻、然則十四年來未嘗一日離腕之手表、已不爲我有矣、雖後我而入浴室者、祗役與客二人耳、然不能強指爲誰何所取也、已矣已矣、十四年來未嘗一日離腕之手表、已不爲我有矣、我非惜一表之代價、化爲烏有、惟十四年來不離左右之物、從此不見、爲可憾耳、解衣思睡、不復成寐、因爲文以悼之、

## □慾海滄桑 （六十一） （春繭生）

第七回　擺燚夢神女赴高唐　碎芳心蕭郎成陌路

話說那個黃局長、在雅片烟榻上、把自己一段歷史、說給愛寶聽、不但黃局長說得盪氣迴腸、連那愛寶聽得也是傷心落淚、原來愛寶這幾年在鴇子裏、也有些厭倦了、可是急切裏又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人物、把終身付託給他、如今見黃局長年紀甚靑、臉上雖然有一撮小髭子、可也不討人厭、況且是出來當差事的、想來經濟上也總該敷衍得過去、這些事情、還在其次、最足使愛寶推心置腹的、就因爲黃局長是一個多情人、聽他說起那個三嫂、還是念念不忘、黃局長對待三嫂如是、對待旁的女人、自然也會摸出良心來、自己要是嫁了這樣一個人、也可以心滿意足的了、常言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今天他旣是叫了我的條子、我倒要放出手段來把他籠絡住咧、

## □王秀英與陳玉英 （恨波）

上海大戲院所演情海波瀾片、明星王元龍、嘆爲近年來最感人之佳片、余感其言、因擬冗偕至友小謝往觀焉、厥片哀感頑豔、觀後心弦鼓盪、不能自已、小謝曰、盍往對面上海咖啡店作小飲乎、余頷之、乃相將往、電鈴乍振、卽有粲者、掬其笑靨、趨出迎客、顧視室中、則遍糊花紙、作咖啡色、陳設亦尙精雅、遇舊友盧子綿蠻、方據一室、與一女侍曰玉英者、婉孋情話、玉英陳姓、嘗服務於大羅天、委首儕中人、然具歸術、無怪盧君爲之顚倒而不能自持也、小謝則與王秀英善、狀殊親暱、私言款笑、且引頸作長吻、嘖嘖有聲、咸謂小謝君子、終身無二色、觀此殊不可信、秀英爲姑蘇台畔人、畫眉作彎環新月狀、擧止尙嫻雅、自謂嘗服務於醫院、爲看護婦、余蓋亦不欲窮其究竟、蓋心懷抑鬱、來此消愁、何必刻舟求劍哉、未幾、二女郎翩然入、秀英曰、是小王也、爰爲介於余、小王二八年華、溫柔蘊藉、藹人眷戀、且高謳妹妹我愛你等曲、嫵媚之態、殢人心魄、旣而謂余曰、子有暇乎、能遲我於二小時後、當與子同往舞場也、初次覿面、已成莫逆、天涯芳艸、如此飄零、不禁低徊者久之、餐畢、索賬單視之、適合一聰之數、價雖昂貴、然醉翁之意、乃在山水之間、亦殊値得耳、臨行、秀英玉英貽余照片各一、小王則尙未印就、云隔日寄我、旣出茲肆、細雨迷濛、路燈慘淡、天涯咫尺、無殊隔世也、一夕之歡、徒增感喟、噥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爰記之自懺云、

□王秀英

□陳玉英

## □好哼之迷弟 （瘦蓮生）

秦樓老九、自嫁譚紅梅、其北泥城橋畔之寓中、花間姊妹、與九審者、猶時相過從焉、余識紅梅數載、時亦聚首、聖誕節之午後、枯坐無聊、思訪紅梅、以爲消遣、足趾甫定、而阿舅舅姆、歷歷爲聲、起自戶外、余竊懟疑、一粲者已掀簾入、以紅梅介、乃知此不速之女客、實爲名花蘭第老八、八好弄、旋卽高聲曰、打哼來否、回視余、餵生謝不敏、曰、手無縛雞力、焉能作此勾當、八胡盧曰、幾見如許大、不能打哼者、傻書生、此非匠人之工作、乃撲克牌中之別一遊戲法耳、紅梅伉儷、亦各莞爾、旣相將入局、余倩一友爲帥、門外漢不識個中竅妙、殊乏趣味、唯八興高采烈、歷三小時而不倦、顧賭運欠通、連遭敗北、例每次結局、而不得一牌者、名曰赤脚、八口中『伐又赤脚哉』之聲、幾與終局相呼應、峯數師跌在西瓜皮手中、赤脚其真仙乎、